

祝家華散文選 (1987-89)

【導 讀】

祝家華 (1962-)，出生於森美蘭州波德申老港。幼年喪父、家境清寒的祝家華苦學有成，原考上馬大理科系卻因志趣不合而重考，後來就讀於檳城理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一九九〇年赴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深造，先後取得碩、博士學位。他曾任香港《亞洲週刊》駐馬特派員，並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學術董事，現任柔佛州南方學院院長。

馬華校園散文的大規模崛起，除了前有葉寧和瘦子迷人的烏托邦書寫，以及何國忠的憂患敘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大專文學獎的舉辦。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理大華文學會成立了「第一屆大專文學獎」籌委會，祝家華出任主席，大力推動此一影響深遠的活動（八五年十二月徵稿，八六年五月截稿）。此獎「本著『文學關懷國家、社會、民族』的目標，我們期望在這散漫的大專文壇掀起一陣創作風氣，鼓勵更多大專生參與寫作，以文字抒發個人對國家、社會及民族的體會和感想」（〈秘書報告〉，《理大文集·第16期》1987.01）。遠在台北，一九八三年創辦「第一屆大馬旅台文學獎」的政大大馬同學會，也曾經秉持相同的理念——「抒發個人對心靈、民族、社會、世界的情懷」（《千山之外》1984）。這兩個重要的大專文學獎，培育出數十位馬華六字輩作家，可說是這個世代作

家的文學搖籃。它們同樣賦予大馬在地和旅台大學生，一個過於沉重的文化使命。這幾項大專文學獎的徵文理念，在祝家華散文裡充分落實。

本卷所選的六篇散文，出自《熙攘在人間》（吉隆坡：十方，1992），溫任平在序文〈懷念一個江湖的游離與溫馨〉中指出：祝家華的文章，「都是他看到社會不合理的現象，有感而發的不平之鳴，字裡行間瀰布著一份淑世的關懷。也許由於作者意識到一己力量之有限，匡扶乏力，因而下筆行文格調偏於低沉，帶點孤憤的意味。」

〈風雨飄搖了天涯路〉（1987.05）回憶一段苦難歲月，感性的敘述中可以讀出祝家華的柔腸與性情。這麼一個出身清寒的少年，一旦如願踏進大學殿堂，必然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為。準備大展拳腳，為自己國家或華社做一些事的浪漫情懷，終究敵不過現實的挫敗，〈憂憂綠水〉（1987.08）透過日本和大馬的國情、國力，以及中日民族性之比較，將後者的弊端一一揭露開來，他強烈感覺到「我們的國家正滑向不歸路」，「每當我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操心的神態，那種漠然與空茫又使人的心情滑向深淵」，越熾烈的使命感，帶來越沉重的挫折感，但這些打擊都不能逼退他。祝家華很清楚，大學生的品質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華社，更是需要他們前仆後繼，奮戰不懈。所以他在〈江山有待〉（1987.10）向所有的大學生提出詰問：「假如江山有待，您會否無私的奉獻？」

祝家華對華社和國家的憂患意識，同樣貫徹在其他散文當中，〈民族意識的思辯〉（1988.07）則開始反省過去幾年來，腦海裡盤踞不去的華族意識，逐漸膨脹成華族沙文主義，他發現如果以膚色來爭奪這個國家，行為本身就是存在的悲劇。〈在國會的那個下午〉

(1988.11) 和〈知識份子的秋天〉(1989.05)，都清楚勾勒出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情懷。

這些散文完全不像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手筆，它太早熟，肩負太沉重的使命。這類型的文章，雖然比較不講究語言技藝上的錘煉，但作者以氣馭文，自有一番可觀之處。對家國社稷的關懷，讓馬華校園／學院散文，盤踞在應有的層次。如果能夠兼顧語言技藝的表現，當能更晉升到更雄渾的境界。

祝家華另著有報導文學《尋找鳳凰城》(1992)，文化論述《爐火中的沉思》(1999)，學術論文《解構政治神話——大馬兩線政治的評析》(1992)、《牟宗山「開出民主論」研究》(2002)。

風雨飄搖了天涯路

三哥：

這回我又騎電單車回家鄉。不是不聽您的話，只是心裡常有種異樣的感覺，當飛馳在長長的隆芙大道時，尤其是在颳著風雨的夜晚，有種深遠的心潮像月圓的時刻開始澎湃漲潮，敲打著心堤，我的心城就會像潮濕的街道，泥濘路……，就彷彿回到小時候我們一同上學的那黑泥路，在雨季的時刻，我們一跳一閃的逃開泥濘、水窪……，再不然就浮現爸一歪一斜的推著那老鐵馬，在大雨中打轉，然後大哥、二哥出現了，蹣跚地接爸回家。

每次在這條歸鄉的路程裡，我會零星雜碎的想起那颳大風下大雨的日子，思緒也像茫茫大雨的遊子城，塞車塞得驚人，停停頓頓的起落。想到家裡坎坷的段落，爸南洋幾十年的討生計，受不盡的委屈、苦難。我記憶的軌道真的就變成排長龍的隆芙大道，氾濫著或冷或熱的大水……

這情景正像我那年先修班畢業後出來遊子城工作的第二個年頭，是年初二的早上，我從家鄉趕回來上班，一大片一大片的雨水永無止境似的灑過來，淋得昏頭轉向。三哥，您知道的，這些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大委屈，膠園裡擁有這類數不完的與風雨競賽的日子。但是，媽包裹好的各種新年糕全都濕壞了，這才叫我怔忡的難過。您還記得嗎？小時候爸從咖啡店裡帶回來賣不完的包子，媽就

將它十字形的分割給大家，每人一小塊，而媽都是讓給我們吃，那種情景，我真的遺憾沒能品嚐由媽一手作的新年糕，尤其是在異鄉的日子，又是大家正當歡樂的新年，我卻要去跑新聞……

媽向來就是這個樣子。每次離家一趟，包袱裡不是多了幾粒水果，就是其他鄉下的產品，有時錢包裡更會多了神符或八卦圖，我雖然不相信這類東西，但總是讓它隨帶在錢包裡頭。有時不經意的拿出來，心裡一陣酸痛。像這趟回家，媽總是念念不忘於您今年是屬於流年不利的年份，要我在信裡頭轉告您，要好好保重，到底是隔了重洋的「邊疆」拉子城。媽總是放心不下，雖然您已搖身一變是別人孩子的教官，不再是當年學校裡的模範生，有關您的生活都只是從信裡頭知道的，而這些都要靠我或姐轉讀，可是您都知道，我們都是有一句沒一句的讀著走了調子的鄉音。

我總是感到媽那時的年代，是整個時代的傷痛。從小開始就失學、戰亂、饑荒、逃難，結果媽終於離開培育她快三十年的故鄉，隨一青年到幾乎完全陌生的南洋。您想像那是個多麼勇敢的決定與抉擇，命運與前途全部投入進去。即使是今天這樣資訊發達的年代，我們都不敢貿貿然遠渡重洋，而媽是個完全處於資訊黑暗的世界，只會那古老遙遠的鄉音，結果三十年後，我們都從一個牙牙學語的兒童，階梯式的成長，如今我還有機會升大學，那幾乎是不可預想的變遷呵。可是，媽走過了。

三哥，我就常在這樣的奔馳公路上，回想那些培育我們成長的年代。我會傷感的遙想這些苦難的歲月，但是我更感到無限的豐足，擁有媽的溫馨與關愛。唯一遺憾的是爸早已回到他安息的故鄉。每當這些片段演運著時，我會加踏油線讓電單車劃破風雨的圍襲，那種突破重圍的感覺，更叫我豪氣千里的奔馳在生命的軌道上，每每

有一種力量讓我感覺必須前進苦拚，而騎電單車回家劃過風雨之夜就帶來那種感覺與力量，尤其是我下意識的讓思緒流回過往的年代與歲月，一股熱能在心田裡熊熊燃燒，一陣酸然，甚至有時痛聲哭起來。有時我不免尋思爲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您知道嗎，三哥，當我細細揭開這些心結，發現那是一種生命歷劫裡的關愛，無形的根植在心底層，我們怎能讓媽失望？那是一個時代的傷痛與幻滅後的期待呵！我除了力拼突圍，以出人頭地來報答媽的恩情以外，還能作些什麼呢？

您還記得嗎？媽總是最後一個人吃飯，默默地吃剩下的菜餚，而她總是第一個起床的人。如果是割雙工，凌晨二、三點就得醒來準備早點、便飯，摸黑到膠園裡去。我們雖然在假期周日幫忙，但是一整天一整年的白天與黑夜，不停的手與腳，那就是一家七口的餬口。媽就是這樣無怨的工作、無言的關愛，從來沒有表示氣餒與絕望，即使每個月都要借糧，她也會在發薪的日子，買一些平時少見的餅乾零食，讓我們興高采烈的「搶食」。曾幾何時，我們都一個個成長離家，有時二哥買些東西回來給媽，她卻總是問爲什麼要花這些不必要花的錢。另一方面又悄悄的將家裡的老母雞殺了燉湯，她平時總是將粗茶淡飯留給自己。

最近我看了電影《無言的愛》，那是一個啞女的愛情故事，而如果用《無言的愛》來形容媽的愛，一樣可以是一部感人的電影。媽確實是擁有傳統典型中國婦女的特性，雖沒有以西方人熱烈擁吻的方式來關愛子女，卻像中國畫清淡而意深，恆存而長在，細細的暖流，絲絲的情牽。這些就是忘不了剪不斷的溫情，時刻在我們最失意時給予燃料。我發現雖然過去的大風大浪是一種傷痛，卻是人生最大的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讀著您寄來的家書，已不再是清明時節了，而是已經快吃粽子的端午。這回您又是沒有機會吃媽親手包裹的粽子，也沒能給爸上香。不瞞您說，現在我倒很樂意燒香，不單只是想讓媽高興，更重要的是我深刻了解到「香爐」的文化，就像我們和爸的交往雖然只是童年的歲月，我們也不會了解他所擁有的世界，但如果沒有一個十來歲的少年隻身獨衝所謂的「番邦」的國度，如今我們會在這裡嗎？

您又提起不能給爸掃墓，已經好幾年了，大家都這樣的奔波流離在綠島麻河的遊子城，還有您現在遠渡於拉讓江，如果爸要讓每個人夢一次，旅程都得花好幾天。生前要勞碌幾十年，安息以後還要四處遊蕩才能見到他的孩子。飄搖天涯路，我們這一家注定要經驗各種曲折的道路，而盡頭卻不一定是「天國」呢！

不知您有否聽過媽提起關於爸的故事？爸十二歲就離鄉背井，而且還是跟鄉親父老偷渡的呢！第一次航行就遇到大風大浪，船被沖到越南，也不知過了多少晝夜才輾轉來到目前這古老的港口，一待就幾十年，而我們就這樣被帶到人間，從吃乳、吃稀飯、番薯飯……慢慢的用兩個人的生命來換取六個孩子的成長，還有什麼比這更教人難忘的？那是血肉深情呵，但如今野草孤魂隔天涯，此情無法恩報了！

許多孩童的記憶又飄回來。我想您不會忘記我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得知爸的老板要轉行，那是在一個刺激的捕羊過程中聽見好幾個大人們的談話，媽根本不相信，還說爸那門泡咖啡的手藝是幾十年的功夫，生意好得很，老板怎麼捨得收盤，可是沒過幾天，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爸在那條再也熟悉不過的黑泥路迷失了，等到大哥和二哥漏夜將爸尋回來，從此以後，爸不能好好的回中國寄

來的家書，學了幾十年的馬來話也幾乎全忘了，許多事再也理不好。原來爸自從得悉即將失業後，精神就開始錯亂。這些都是在我開始懂事以後從媽那裡知道的。

失去了爸作為支柱的家、大哥與姐姐被迫輟學，媽負起更大的工作負擔，割膠、種菜、養豬，我們念書的都需要半工半讀。家裡沒有一刻有多餘的錢，常常還要東借西籌才能給爸去看病。再也沒有機會在周日等爸買糕給我們吃，他也不再帶我們去洗衣戲水。每次周日，爸休假時都會帶我們到山邊的泉水塘洗衣沖涼，他常會用那未修的鬍鬚刺我的臉，那種刺痛帶癢的感覺如今記憶猶深。如果說我們曾擁有父愛，那麼這是唯一叫我難忘的經驗，這些在爸失業以後就再也不復存在了。

媽每回談起這些苦難歲月時，總免不了要埋怨爸過世後沒有留下任何東西，除了一筆不小的債務。可是有誰了解爸在怎樣的情況之下患精神病的？如果不是家裡有六口待哺的我們，爸不可能在精神不佳的時刻借錢和別人合資搞生意，而被騙了以後更使精神惡化，甚至尋了幾次的短見，這些還不都是為了這破碎的家。三哥，是不是我們的罪孽太重了？每次我回想這些歷劫的片段，爸在風雨之夜昏迷不醒後的那個情節常縈繞不去。每一個階段的回憶都造成不同的感受，從童年、少年到青年，一種生命的融入，叫我對風風雨雨的夜裡有種莫名的感覺，像奔馳在風雨飄搖的夜路上，我似乎走過時空的甬道，擁抱過去的歲月，尤其是爸牽我的手，一步一步帶我去泉水塘……

那天從家裡回來遊子城，也是在那麼一個細雨霏霏的晚上，飛馳在隆芙大道上，我又像回到時間的軌道上，回想過去，那些像歷史人物的話劇演了再演，一幕幕，揮之不去。

臨走時媽說：「端午節要回來吃粽子。」我默默的點頭，穿上寒衣。「路途好遠，改次不要再騎電單車回來，聽你三哥的話吧。」我慢慢放油線，電單車緩緩遠離家鄉了，就像那些歲月慢慢消失。您的飛機慢慢啓航，三哥，什麼時候媽就坐在機艙裡頭回去探鄉省親？啊，那是望不盡的天涯路。我們還要待從頭啓程呢。您要好好保重。

弟

家華 敬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憂憂綠水

綠水原無憂，因風皺面

青山本不老，因雪白頭

東京的成田機場以綿綿飄落的細雨迎接我們的到來。打在臉上的雨絲像秀髮的撫摸，那是極細的斜雨，想只有日本才有吧。這樣的微雨幾乎是無聲的飄飛著，白茫中帶著低調的陰暗，偌大的成田機場就溶在這潮濕的氛圍中。遙想中的東京就是這樣嗎？我不禁怔怔的想著這次旅途的因緣。

從前我們在課本中念地理，老師說溫帶國家的春夏秋冬，我們總是沒機會親身體驗，如今好像一切都變成那麼近；就只是晚上十點的一趟班機，清晨五點已經來到四季變幻的東京，科技的神奇將世界變成那麼渺小了。當飛機穿梭在白雲中時，我幾乎無法相信這來自窮鄉僻壤的傢夥怎麼突然能騰雲駕霧起來，這是不是應該感謝東道國日本的慷慨？說真的，如果沒有日本推行這「二十一世紀友誼計畫」，又如果我沒有參加理大華文學會，那我如何能飄落在東京的成田機場呢！

除非我們真正踏上日本的土地，不然我們還是只有想像日本如何如何的進步，甚至以為那是誇張的美譽。我們一向只是知道日本的科技先進，經濟繁榮，但是他們紀律守時的精神必會讓大馬華人感到汗顏，而他們對待工作的認真態度不能不叫人感到慚愧。當我走在東京的街道、地下鐵、火車站、辦公室、工商店，樣樣都讓我

感覺到我們的國家落後好幾十年。

談起自己的祖國，許多的納悶不免又湧上心頭。就好像前幾天我們去拜見日本首相，非回教徒都必須穿上全套的傳統馬來服裝與宋谷^{*}。心裡雖是一萬個不願意，還是得委屈求全，一種無助的悲哀總是叫我放不下心緒。在大馬時，傷害民族感情的事件隨處可見，比如馬大中文系的發展、招牌的風波，還有更叫人擔心的教育法令修改，無處不令人感覺到我們的國家正處於人爲的緊張關頭中。正當國家經濟、失業問題最嚴重的當兒，我們各民族卻在毫無止息的鬥爭、分裂中。在種族主義的火焰中，我們如何去建立一個多元文化、民族的國家？其實，人類是可憐的，無數的種族暴動，互相殘殺，都無法教育人類互相容忍、協商、愛惜的精神。我甚至感覺我們的國家正滑向「不歸路」(point of no return)，這些總是叫人感到不安與徬徨。

讓我們回頭看看大學這家園，原本是追尋真理、學術、知識的地方，如今卻是培養極端的種族與宗教分子的溫床。就好比從小學到中學，我們都被教導祖國是三大民族的國家，但是到了大學，我們精誠團結爭取獨立的合作精神似乎被遺忘了，代之的是無數的種族偏見、歧視。又比如我們這次二十五個大學生團員，互相尊重與諒解的精神幾乎消失，我預想，當這新一代來領導我們的國家時，不知將發生怎樣的劇變。當我看見許多新一代的日本人熱心於和平運動時，突然有種感覺，人類除了從最根本的親身悲慘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外，一切的忠言皆歸於徒然。

我是不是想得太遠了？這回到東京是一項難得的機會，原本可以放下無須帶來的心情，但是每每觸及一些叫人傷情的事，我的心緒又飛越太平洋到南中國海到馬六甲海峽到馬來西亞的土地。每次

當大家盡情的歡樂時，我的心緒總是像東京的綿雨，叫人無由來的哀愁起來。「古來烈士但知有國，不知有家」，什麼時候家國民族都一直盤旋在心頭。有一回，我和泰國華裔的朋友交談，雖然我們流著相同的血液，但因語言的隔閡，我們猶似隔了好幾個朝代的民族之重逢，除了幾句日語問好之後，一切都變成無言的世界。更叫人傷感的是，一位泰國的朋友說，如果我們能互相用華語交談，那將是多麼親切！

實際上，當我來了日本這片多山的島國土地時，才真正感覺到一個民族的強盛和她的團結精神有著不可分隔的關係。依我看來，日本人的團結是建立在他們的民族文化、國家意識、團體主義的認同基礎之上的。一位給我們演講的日本教授說，日本人只要確定為國家與民族效勞，沒有其他意念可以影響他們的愛國、愛民族的精神。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華人在備受考驗的時刻，不但四分五裂，而且還把自私自利的觀念表露無遺。難怪人們說「三個華人永遠比不上三個日本人」。我們擁有膨脹的自我，卻只有一個渺小的團體。如果華人社會繼續這樣下去，她的敗亡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每當我想起這些時，反而懷疑自己是否杞人憂天，尤其是搞理大華文學會時，當更多的人離開原有的隊伍，或是放棄他們原來的信念時，或是將理想凍結於冷宮時，我就愈形孤單了。每每看到無動於衷的人群時，我同樣的消沉下來。有一回和幾位老瓜談起我們共同的努力時，大家似乎不敢再談什麼理想了。那些畢業後的衝擊，再大的信念與目標都化成無數的哀愁與消沉。呵，我們幾乎都在感嘆，那些都是年輕時的明日黃花——我們不是看見好多好多的畢業同學都變成如此嗎？如果還有一些不太令人失望的話，大家都勉強說，理想暫時押後，家庭、事業最要緊，可是最後我們看到許多的

人們變成不折不扣的為生活而生存的人們。好幾回，我從陰冷的理大圖書館出來，突然感覺大家是否都是生活的奴隸？當我們在大學時，拚了命的啃書，不分晝夜，尤其是大考時，可是一旦畢業，書本逐漸疏遠，甚至到後來完全遺忘了。美國教育家杜威說：「教育是生活的工具，如此而已。」但是十八年的教育，我們到底認識了什麼叫生活，我們追求的又是什麼，幾乎每個人都要啞口無言。

是的，生活到底爲了什麼。好多人終於在忙亂了一段日子後，就回到宗教的世界裡去尋求。生命、真理、道路，耶穌說我就是了，跟隨我吧。釋迦拿出他分析的幾萬個佛法，條條佛法通「羅馬」。莊子嘲弄的說：「道無所不在，在螞蟻身上，在雜草叢中，在肚臍裡，在糞屎中。」像我們這類無固定信仰的靈魂，「道在哪兒」變成思考生命疑慮中最大的問題。當我擠在東京的人潮裡，更感覺到人雖然可以貼身的擠在一塊，但每個靈魂之間都有無形的隔閡，他們又好像毫不相干的星球一樣，孤寂的存在於空荒的宇宙裡。

剛來東京的那幾天，和新認識的團員興致高昂的東逛逛西看看，尤其是東京的新宿，離我們住的池袋最近，只要十分鐘的火車就到了。那裡有最先進、最豪華的高樓，無奇不有的商店、紅燈區，麻雀所（麻將館），還有最刺激的電子遊戲機。在忙了一整天之後，許多日本人就回到那裡的世界麻醉。他們或和電子遊戲機對話、作戰、交流，或在麻雀所裡打一輪開心的麻將，或來幾瓶的 Sake，醉個不醒人事。人類雖然進步得掌握了科技的鎖匙，但是，他們一樣需要最原始的安慰。他們實際上一樣的孤單，所以上帝得隨時陪伴在他們的身邊。但是，科技幾乎可以將人類的朋友變成一個機械人，甚至是僅存的伴侶，我突然無由來的止不住這樣想。我們都如地上的螞蟻一樣渺小與悲哀。

人類原本就是荒謬的來到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的目的，也沒有固定的去向，就如道家說的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命來自自然也得回到自然，一代接一代的生生不息的運作，無所謂拒絕或是接受，生命原本就是那樣子，坦然的面對，從容的抉擇，意義就此衍生，豐足就此來臨。近來，我都在深層的思考生命的問題。原本覺得自己相當有信心的掌握了生命，洞察生死，但是此刻我發覺還是逃離不了世界的各種紛擾，尤其是在前面提到的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困境與悲哀，每每觸及這些問題，我的心情就像晴陰表，隨環境的變遷而更動升降。「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我真的變成這個樣子嗎？蘇聯的 Radischcher 說：「我的靈魂因人類的痛苦而受了傷害。」我能不能負擔這個無形的擔子？而且需要這樣嗎？每當我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操心的神態，那種漠然與空茫又使人的心情滑向深淵。無數的疑問與陰影教你對生命多了一層無法解開的疑慮。呵，是不是如佛家所說的，生命原本就是充滿著痛苦的。

就好比關心民族國家的前途。當你年少氣血方剛的時刻，理想如浴火的鳳凰叫人熱血奔騰，但是當你發覺裡頭一切的醜惡與無恥，你聖潔的靈魂幾乎止不住的抽痛與哭泣。人類原本就是那麼孤苦的幽魂，但是還要爲了個人的名利、地位、權力而作出慘無人道的鬥爭，更要爲了民族國家的權益、尊嚴而互相壓制，甚至殘殺，這一切的一切，到底爲了什麼？有時，我真的會迷失在這令人感覺疲倦的漩渦裡，不是嗎？生命本來就是短暫而不長存的，一切的擁有終會歸於飄渺，但是我們仍舊沉醉於鬥爭、排擠、壓制、殘殺，這就猶如兩個孤苦的幽魂在迷宮裡遊蕩爭奪僅有的家園……

老早以前吧，尼采就宣判西方的上帝死亡了。結果西方的新一

代迷失在物質與科技的狂潮裡，他們失去了十幾個世紀以來所建立的精神家園，整個社會正面臨宗教與哲學死亡後的危機。是人類將什麼消滅了，使得人類迷失在瘋狂的世界裡，要互相的自我毀滅，將聖潔的靈魂典當？是的，人類遺失了什麼東西？在我還沒有啓程來東京的好一段日子，就尋尋覓覓，如今走在東京的小巷、車站、地鐵、旅館、商店，我都曾卸下零碎的憂患，此刻，我要將這些憂患片片的尋回來，盛在那亮澈的水晶球星，那不是別的什麼，那只是一個愛——就是因為愛——人類之間的愛、國家的愛、民族的愛、父母的愛、朋友的愛、師生的愛、兄弟的愛……，還有愛情，讓人的生命衍生無窮的力量，孤苦的遊魂也能藉此赤誠的互相面對、交流、感受、擁抱……。唯有獻出最虔誠的愛心，人類、國家、民族、社會、家庭、團體、個人才有希望；也唯有這樣愛情才能帶給寂寞的心靈無限的溫馨甜美。

我從來沒想到這些綠水年華的憂患會帶來東京，伴我一個無法釋懷的旅途。快是清晨了，東京的早晨亮得特別早，還只是四點多鐘，那窗外望不盡的格子樓閃爍著的燈火就快戰敗了，綿綿的細雨斜斜的飄落，就像我剛踏在東京的成田機場那樣，整個都市森林都溶在無聲似的微雨中，空茫而又擁擠，偌大而又渺小的高樓，似有情又無情的接受寒雨的洗禮，如果有情，我的心要一樣感受那風霜苦雨，你說是嗎？我在疲倦的熬夜後沉沉的睡去，遺忘在淫雨下的東京，卻遺忘不了家國、人群，那只一個有情的世界呵，我怎可忘懷，憂憂綠水，綠水憂憂，都只是因為愛。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編者註]：宋谷 (songkok)，是東南亞地區的馬來族回教徒 (男性)，普遍穿戴的傳統帽子，以黑色居多。

[**編者註]：八月三十一日是大馬國慶日。因有特殊意義，本卷保留此原著日期。

江山有待

站在居高臨下的民登嶺角頭，檳城大橋橫跨薄霧虛飄的海峽，燈火明滅地閃著，像玩具格子樓的康大遠遠的屹立在白茫茫的氛圍裡，海風輕微地吹著，我的心緒像山泉在石澗流動，敲打流洗著勞碌後的塵埃。第三個年頭了，我未曾好好地享受這寧靜的一刻、觀賞這美麗迷人的校景。從最初踏進校園，就聽說這兒是著名的情人嶺，卻從來沒有讓回憶寫滿羅曼蒂克的情結，偶爾在夕陽西染的晚景逗留一會，或是即興的來一個晨跑外，這些日子都在忙碌中燃燒。一個接一個的會議、活動、課業、討論會……；奔波於講堂與理華會所之間，徘徊於學術象牙塔和國家洪流之間，忘情地投入在民族的城堡裡……；從清晨到深夜、從政治到學術、從培根到羅素到胡適到余光中，像竄駛著的火車，放笛鳴簫前進，在京城與綠島之間，在歷史的風中劇烈的爭辯、煽情……

打從迎新周過後，我開始踏進理華的會所，就被她所推行的活動深深吸引，全心全意地投入在其中，為她每一細小的活動獻身、努力。我更知道這是唯一的大學華文學會，她負載著文化的薪火。在一個沒有方塊字出現的校園，在國家文化、教育政策推行的爭辯中，她的名字像套上敏感的細胞，時刻都會引起震撼。她像受特別保護的棄嬰，又像自生自滅的孤兒，沙啞的喊著求救的聲音，有一些人好奇的停留一會，為其可憐的身世感嘆；許多人冷漠地走過，無動於衷她所傳達的消息。她好像在唱著一首走了調子的民族復興

的歌曲，淹沒在大學生的戀曲中，流不進圖書館的氣流裡，也從未在書卷的金字塔裡出現過。不過，還有一些人肯死心塌地為她揹負的擔子而工作，這群人忘情地獻出自己，燃燒自己的生命，帶來歡笑與成長、溫馨與希望、亮麗與光明。我從一個活動的批判者，變成參與者，再變成策劃、推動者，許多失眠的夜晚、劇烈爭辯的會議、埋首苦幹的時刻、顏彩歡笑的場面，都寫著這些不能忘懷的記憶。我和溫任平老師談起這些時，將它形容為民族憂患意識，他說這樣的道德負擔並不好過。可是，我又能怎麼樣呢？我想孫中山的經歷與奮鬥，他推行的知難行易的學說……

海風習習的吹著，夾著山嶺下的車聲，好像久遠的聲音自古代傳遞，追趕著時代的腳步，文明不會重返原始的洪荒，就像日出永遠不會出現在西邊的天涯，晚霞不會流連在黎明的海角。校園逐漸聽見人語車聲。我舒展一個身姿，一次愜意的晨跑，好久不曾擁有過的早晨，一切的寧靜開始離去，忙碌的腳步隨著世界的甦醒而籌足精力。我沿著民登嶺角緩緩而行，校景青綠一片，潔白的講堂、辦公室、圖書館、大禮堂……，散布在偌大的校園。三三兩兩的大學生踏著輕快的腳步，絕大部分是女生，她們銀鈴似的笑聲碎語飄蕩在晨風中，早起的生命，象徵年輕、希望、活力，她們不就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嗎？厚厚的書冊，代表著學術、文化、思想的精髓，當然沒有忘了文憑與情愛，這就是堂堂正正的大學生。我想起金耀基教授說的話：「我們看一個國家的大學之質與量，幾乎可判斷這個國家的文化素質和經濟水平，乃至可以預測這個國家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潛力與遠景。國家的財富、遠景就操在大學生手中。」腦海裡又浮現埋首在書卷裡的一群，用文憑與成績來給學問作注腳，課業以外的學問、知識變成遙遠的星球，另一群在現代文明的聲樂

甬道裡跳躍，他們遺忘歷史否定將來，歡樂在今宵……，還有一批人忘情地奉獻給宗教、民族，狂熱的燃燒給時代，他們是未來最早的祭品。國家需要這樣的財富？我的思緒飛掠哲學、歷史、文化、藝術、宗教、科學……，從最初的蘇格拉底開始，到資訊世界的未來學，人類在洪荒中發展，掙扎求生，尋找歸屬依靠，存在主義大師沙特不是曾說過：「人存在於世界原本是荒謬而毫無意義，只有當我們勇往直前作出選擇，將整個生命投入，這樣世界才會增加意義，自己亦負起無限的責任。」只是，象徵著學術最高機構的大學裡頭，哲學快變成玄學，歷史變相成為古董，學術思想深不可測，文學成為棄嬰，藝術已泣不成聲……

每次經過學生中心，許多人影歡笑就浮上來，尤其在華文學會的會所，布告欄滿滿的通告、字條、傳單；現在又增加了壁報，有時多麼高興在這塊新的園地讀到一首好詩，欣賞幾句優美傳神的文字，看見新穎亮麗的名字；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歷史又給我無限的信念。偶爾在來往學會的夥伴當中發現一些令人驚喜的特長、表現、幹勁，我會打從心底感到愉悅安心。一個充滿年輕活力的組織，我時刻期待她的壯大與成長。深夜經過望向唯一燈火的來處往往就是那再也熟悉不過的會所，裡頭包涵了我三年來大學生活的憂患、歡樂、理想……當我想起這些日子以來的成長，一切的爭辯、憂慮、批評都變得不重要，沒有人全對，也沒有人全錯，大家都付出真誠的努力與關懷，扮演那個年代的角色。還有什麼比這可貴的經驗更重要？書卷裡無從獲得，實驗室、講堂裡跳躍著的符號仍然是符號，而這些自我的提升、解剖，人生社會的探求、國家民族的關懷，就是山泉暖流，將在往後的人生裡頭生生不息地繼續運轉、影響。我信步的走上學生中心的階梯。寥落的人影，清潔工人在打理著，學

生會秘書處深鎖無人。我以愉快的心情登樓，兩個鮮紅的燈籠就映入眼簾，腦裡又掠過去年的一幅對聯：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這句對聯剛好是前兩天馬大華文學會同學寄來的賀年卡裡鄭良樹老師題的字，這真是兩地相思的寫照呵。前些日子獲悉馬大華文學會重新註冊，我們理華的同學打從心底歡呼這遲來的佳音。這兩個唇亡齒寒的兄弟將無須孤軍作戰，一切都充滿希望的新機。美國已故參議員羅柏·肯尼迪的一句話，常使我以十足的信心面對未來挑戰。他說：「許多人看見眼前的事，問爲什麼；我幻想未來的世界，說爲什麼不能呢？一切的爭取就不得輕言放棄，我們不單要勇敢地幻想未來，更重要的是爲其理想而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不期然的想起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這些人類浴血奮鬥得來的共同價值，在新的抗議浪潮中浮沉、搖擺，就像中華民族在這塊土地以血汗建立的家園，在風雨飄搖中不知往哪裡去……

會所裡幾位同學七嘴八舌地談論著熱烈的話題。「大事不妙，我們語文的問題鬧到 UTUSAN 那裡去了！」我從他們的手中接過剪報，許多問題隨著鉛字擴大、展開……，一股熱騰的血液在翻滾。人類在維護其民族文化的原始動力，圍繞在這時空，一種氛圍無所不在……

在回宿舍途中，經過圖書館的走廊，熱鬧的格柳路，已經人影笑聲瀰漫，許多花邊新聞閒話趣聞、明星、課業的話題互相衝擊、流走、奔放……。我的心緒湧起一股悲壯的情感，想著杜甫的詩句：「江山如有詩，花柳自無私。」焚給大學生吧，在這清亮的早晨，假如江山有待，您會否無私的奉獻？走廊旁的花卉奔放地開展，陽光開始耀眼，偌大的校園一下子好像變成那麼渺小……

民族意識的思辯

當我開始意識自己以華裔子弟的身份生活著時，民族意識的思想逐漸在我小小的年紀裡成長。大約在中學預備班時。我就和一些同學辯論華裔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當然那是情緒及不成熟的爭論。

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書本報章的接觸，加上喜歡塗塗寫寫投稿，民族文化的自覺與思考日漸顯著，此外一些環境的刺激，更叫我對民族的前途憂心忡忡。

中學後期至大學的日子，民族意識可說占去了大部分的思想狀態。我深深的認為，華裔民族要在大馬光榮的生存下去，必須推動自強自救的運動，並從政治、文化、學術及教育方面著手。

在這個時期積極參與華文學會的一個主要原動力是強烈的民族意識。好多同學都認為我的民族主義思想太重了，似乎有華人沙文主義。尤其是一些馬來同學。

這些年以來，我的關心及議論多圍繞著大馬華裔的問題。直到有一回，我在夏志清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裡讀到他評魯迅的文學成就時說，如果魯迅能將中國人的問題看成是世界與人類的問題，那麼魯迅會更有成就。（大意）

這段話使我回顧這些年來的民族意識，加上社會裡頭的政治、文化、教育等的變動，我慢慢調整這以民族意識為出發點的思考，逐漸了解其他民族也和華裔一樣有其共同的悲哀。

當我讀卡謬的《異鄉人》，再將它與我所了解的一丁點的存在主

義連貫起來，漸漸明白人類在這世界的荒謬性以及是毫無選擇的來到這陌生的世界。好像你我都沒有選擇及意識要作為中華民族的後裔及出生在大馬這片土地，可是你我呱呱墜地呵。

我想如果人類不互相珍愛與憐惜，而必須以膚色來爭奪這個陌生的家園，那真是人類的荒謬與悲劇；人類雖存在著、生活著、忙碌著、鬥爭著……，卻不自覺於人的困境。要在思辯上釐清這問題的本質，就花了好一段探尋的旅程，而實踐上的困難更是不用說；如此看來，要使那些深陷於種族主義的搖旗吶喊者逃離種族主義的惡魔，是何其不易呵。

在國會的那個下午

在國會的那個下午，我像過去一樣帶著淡淡的情緒採訪國會新聞。穿著黑色的大衣，打著藍色的領帶，掛著紅色牌子；如果沒有掛著紅色的牌子，我似乎可以假亂真當國會議員、部長大人。

好久以前總以為他們很不錯，是人民代議士，傳達人民的聲音，辯論國家的大課題，學問必定不錯，深明大義，有智慧以論家國辯族群，如今都慢慢湮遠，彩虹漸漸淡化消失。我再也鼓不起一點興奮的心情採訪國會的新聞。今天也是那麼淡淡的冷然。

剛剛走上國會偌大的走廊，就傳來小孩子奔跑戲鬧的吵聲，也看到有好幾個婦女圍著一堆聚談議論著什麼。唔，我看清楚了，那是柯嘉遜的太太，那張西方外國人的臉，報章刊過幾次。我突然記起來了，今天是二十七日，他們要在太平開始絕食，這些都是他們的太太吧；有西方白種人，有印裔黑色種人，有馬來同胞棕色種人，有黃種的炎黃子孫。我靜靜的看了她們好一會，淡然的心緒似翻滾起什麼來。

下午二點半，國會官式口腔的回答時間完畢，國會代反對黨領袖李霖泰要提私人緊急動議國會暫時休會，以討論絕食的問題。聲音裡帶著少許的昂揚愠怒，說到精彩的地方，敲桌子鳴叫聲就響起來，議長說敲桌可以，請不要鳴叫。動議宣讀完畢，議長聲緩地說，他不能同意休會以辯論絕食的問題。我遠遠的看著議長大人的表情，再回頭望著後台坐著的太太們，我特別望了兩回柯太太的神情，

無法忘掉那黯然神傷的眸子和議長轉動身子的舉動。

我向莊嚴的議會室敬禮後，就出來國會走廊。紅地毯的階梯，好多記者圍著副內政部長發問，他急急答著就匆匆離去。記者們又圍到太太們這邊來，她們為丈夫申訴爭辯著，不同的膚色，一樣的聲音，有人速寫著，有人聽著，也有人吸著菸斗冷然旁觀著。我走到小孩戲鬧的一角，禁不住摸他們細細的髮絲，棕黑色，也有純黑的，他們追逐著、笑鬧著，他們或許不知道媽媽正為爸爸著急，當然也不知道什麼是膚色。

「這該是第一回國會有孩子出現。」一位朋友這麼說。我說「應該是吧」。其實我該說「國會應該屬於孩子的」。許多尊貴的議員、部長大人遠遠冷然地看著天真的孩子們，只是膚色還是黨派叫他們不能過來慰問這群無憂的孩子，有一些人以前可能還是他們爸爸的好朋友……

我開摩多緩緩將國會雄偉壯觀的白色大廈拋在後頭，心裡悄悄的決定要將這個國會的下午記下來，只是記下來。

知識份子的秋天

四月三十日我有機緣參加在吉隆坡紫藤舉行的「漩渦之約」。這個以文化人爲主的約會，由在新山積極推動文化工作的陳再藩邀約，到會的不少是當前華裔的知名人士，包括作家、教育工作者、藝術家、商人等。

晚會除了「燒磚煮酒」及品嚐名茶佳餚之外，還有煽情的演詞。再藩希望每個人都作一塊磚，以砌成一座城。溫任平說大家都是夢的追尋者，他希望大家應更理性的落實理想，做好自己份內能做的事，使夢早日實踐。李業霖面對紫藤古典裝飾的場地以及許多席地而坐的與會者，聯想到約一百年前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學者高談理想壯志的歷史場面。接下來，他們還有朗詩、打鼓、高談，氣氛古典浪漫而活躍。

我靜靜的參與、清聊、尋思著。我的腦海裡總是想著這群知識份子的文化人。他們在任何一個時代總是一群充滿浪漫色彩的觀念人；他們有許多不滿的怨氣，想集合志同道合者改造社會，期待理想的圖景。結果，不知道多少千萬個黑夜星空劃過，知識份子觀念中的理想圖景始終在前撲的未來知識份子的爭論中，像掛在天邊的畫餅，永遠誘人而惹人爭論，卻遙不可及。

其實在這從不休止的爭論中，社會在政治及經濟的巨輪推動之下，已經步上了未來資訊與科技世界的不歸路；即使是政治這主導的舞台也漸漸讓位給經濟這時代的主帥來指導，再接下來恐怕是誰

也控制了了的科技電腦的舞台。在這樣急速變換的洪流裡，知識份子幾乎已經喪失了觀念的戰場。這不是任何主觀的力量所能改變的，而是世界物質發展的結果。

我不得不為這群觀念人感到悲哀，因為知識份子實際上已經步上他們的秋天。我固然要相信是觀念主宰人的行動，是觀念思想在領導社會，但在深層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往往是盲目的行動來決定的，這不為什麼，只因為整體社會已漸漸變成龐大的機械體系，並非人的觀念能助於改變的。我顯然到了無可救藥的悲觀中，但我仍然希望自己是悲觀裡的樂觀者。

因此我在參加了這「漩渦之約」後，仍能聽到秋風中的召喚與呼嘯，他們並沒有因為蕭颯的秋天而失去追求冬天以後的春天的理想，或許這就是知識份子最叫人珍惜的地方，但是這也叫人感到深沉的悲哀，悲哀人類的無奈及逐漸喪失了主宰自己命運的主權。